

## 美哉，澳門的老建築

薛達衛\*

**摘要** 本文全面綜述了分佈在澳門各區的重要歷史建築，並探討了這些建築蘊含的人文因素。這些建築包括鄭家大屋、大三巴哪吒廟、澳門特區政府總部（原總督府舊址）、崗頂劇院、高可寧大宅、路氹歷史館、聖方濟各教堂等，它們反映了葡萄牙人東來所帶來的外來文化與本地華人的傳統文化相互交融後，成為一種既不同於西方，又不同於東方的澳門獨特文化底蘊。

**關鍵詞** 住宅；教堂；建築文化；探索

燈前鄉語各東西，  
未解還教筆可通。  
我寫蠅頭君寫爪，  
橫看直觀更難窮。

——吳歷《澳中雜詠》之二十六

吳歷<sup>1</sup>這首寫於十七世紀的詩，生動地描述了當時澳門中葡文化交融、多種語言交流的生活環境。自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中葉租居澳門並開展商業活動起，此地華洋雜居、文化薈萃。此地的華人不僅學會了西方的語言，日常生活中也學會穿着西式服裝，吃西式菜餚；此地的西洋傳教士和商人也出於實際需要，學習中國的語言，品味美味的中式菜餚。這種中西生活交融的情景一直延伸至今。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當遊人行走在澳門的大街小巷，徜徉在風貌各異的歷史建築之間時，只要隨意走進一家小小的茶餐廳，都可以看到店主既會在餐桌上放置中式筷子筒，又會在旁邊放置西式的刀叉，以便各路食客使用。這種中西食品、餐具共同出現在普通小餐廳餐桌上的情況，在全球範圍內都是甚少見到的一道風景。此外，即使是在居澳葡萄牙人的家庭中，經常也是“中國風”隨處飄蕩：從中式家具到華葡雙語並用，再加上其他生活中的細節，無處不透露着“樂也融

融”的氣息。由小窺大，可見東西方文化是多麼和諧地滲入在澳門的方方面面。

自葡萄牙人在澳門築屋定居之時起，西式（特別是南歐風格）的住宅建築和教堂就逐漸在澳門興盛起來。這些歐式建築隨着葡萄牙人逐步獲得澳門的管治權而遍及澳門半島，後來連路氹二島也“遍地開花”。它們或方圓或八角，或玲瓏或宏偉，各式各樣，往往應地形而設。時至今日，那些富有嶺南特色的華人建築和富有西洋特徵的葡式建築仍在澳門相互輝映，各顯精彩。正是這些體現了東西方文化交融的璀璨瑰寶，把世界各地遊客的目光都引向了這座南中國海邊上的小城——澳門。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更把澳門推向世界旅遊文化名城之列。

從中西文化融合這一建築特點而言，澳門現存面積最大的民居建築群、中國近代思想家鄭觀應<sup>2</sup>的故居——位於龍頭左巷的鄭家大屋，就甚有看點。

鄭家大屋是由鄭觀應的父親鄭文端籌建的住宅群，始建於清同治八年（1869年），佔地約為4,000平方米，整體以青磚為主要建築材料。鄭家大屋的大門入口內斂，大門之上有窗

\* 薛達衛，自由撰稿人，澳門藝文評論交流協會會長，澳門書法篆刻協會理事，資深藝術導賞員。



圖 1. 通奉第（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戶，便於家丁觀察入門之人。其內斂的大門牆身上，有傳統的中式繪畫和護宅神龕，而門樓天花卻又有當時頗前衛的西式石膏裝飾花紋。入門沿花崗岩梯級而下，此時當你駐足回望，就會驚訝地發現，一幅十餘米長的灰塑出現在門樓的內側，上面塑有“金玉滿堂”“馬上封侯”“年年有餘”等極具中式寓意的吉祥圖案。

遊人可經“月門”進入主建築群前院。鄭家大屋的主人房區和僕人房區之間以大內院連接起來，主房區的建築俱為兩進深三開間式，有上下兩層。此宅因應地勢，其主建築群各房區的入口大門都面向西北。遊人穿過外院僕人住處後，走近掛有“通奉第”（圖 1）牌匾的大屋，就能看到“吊扇門（也稱“吊腳門”）、“趟攏門”和“實木大門”三門依次循門框層層而設，凸顯了此宅的傳統嶺南風格。所謂“趟攏門”，其實就是能橫向推拉的活動柵欄。它

一般是由 13 或 15 條堅硬圓木條組裝於門框，且有暗梢可鎖。戶主日常可打開內層的實木大門，再橫向拉出趟攏門，就能做到既透光透風，又防止孩童或賊人出入。“吊扇門”則裝在趟攏門之外，一般離地尺餘，約一人身高上下。它可上下透光、透風之餘，又可略掩室外行人之目光。

我們從這些構造細節上，就能感受到嶺南建築的實用和美觀。澳門地屬嶺南，氣候相對而言比較炎熱，因此早期華人的居所建築，往往追求“透風、遮陽、隔熱”。這些嶺南地區的建築群落，只要條件許可，都會將廳堂建得高大透風，澳門自然也不例外。正因如此，前述的透風且具安全作用的木質趟攏門，就在澳門的華人中普及開來。無論是在鄭家大屋、高家大屋、盧家大屋，乃至氹仔路環的漁民小居，我們都能見到它的身影。在功能上，趟攏門仿如現代人家冰涼的不銹鋼防盜鐵閘，但又比它更易保留鄰里之間交流的溫馨。

當遊人抬眼望向院內房屋的外牆面，就能發現上面砌有很多灰塑造型，其題材也甚有特點。這些灰塑的造型除了有神仙人物之外，還有各種吉祥如意的動植物圖案：例如蝙蝠，取其諧音“福到”；石榴，寓意多子多孫。這既表達了廣東人對家鄉物產的一種豐富情感，也是粵人傳統文化的一種體現。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是認為澳門原始居民不多，有很大一部分居民是由內地嶺南一帶遷徙而來，而嶺南之地歷朝歷代都有很多被朝廷貶謫的京城官員，他們因為懼怕朝廷的耳目監督，所以建屋蓋樓的裝飾都不敢太過張揚，但又不願簡陋單調，於是權衡之下就捨“龍鳳鷹鵬”，改用“瓜果鮮花”，免遭朝廷猜疑問罪。不論是何種原因所致，這些豐富的建築裝飾都為澳門的建築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

再說“灰塑”這種建築藝術，由唐朝開始就在廣東（特別是廣州）地區甚為流行；到了明朝，就主要被用於裝飾廟堂寺觀、大宅豪門。其製作方法是用石灰、草灰、蠔殼灰等材

## 澳門藝術



圖 2. 餘慶堂（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料與水拌合，因此具耐酸、耐溫濕的特點，特別適合嶺南氣候。此外，灰塑的製作十分方便，製作者往往在現場就可施工。澳門特區政府在2001年接收鄭家大屋後，陸續展開了對鄭家大屋的修復工程，過程中就曾邀請澳門本地和廣東的陶藝師傅協助修復重塑。

餘慶堂（圖2）的外窗築飾有極具西方風格的半圓形外挑窗楣，窗戶外側就配置了葡式的木製百葉窗，令人眼前一亮。鄭家大屋的窗戶款式，既有充滿異域風情的雲母窗片，也有甚具華南沿海特色的蠔殼窗片。明清時期的玻璃大多是舶來品，這種進口的洋貨，得之不易。澳門沿海盛產貝類，匠人用牡蠣殼內側的珠光層打磨成薄片並鑲嵌在窗櫺之上，其通體呈象牙白色，當陽光照射其上時，那些透入室內的光線如彩虹絢麗，煞是好看。舊時的中式建築

用上這樣的窗戶，真是美極！

除了窗飾，遊人經“三門”步入戶內，可以看到室內的天花也採用了西方建築常見的處理手法——用石膏作邊線，加上有鏤空花紋的木板製成一層“假天花”，在中式屋頂瓦片下起到裝飾和隔熱通風之用。上述這些西式裝飾手法在當時澳門的中式建築中並不多見，由此可見，鄭家大屋可算是澳門中西建築特色融合的翹楚和先進之一。

當遊人穿梭在鄭家大屋這大大小小六十多間房的院落中，上一秒還在為眼前的傳統中式風格建築讚歎，下一秒卻發現其細微處又有一些常見於西式建築的裝飾物，這正是遊覽鄭家大屋的一大妙處。閒庭信步，看着這些窗戶在陽光下爭相鬥艷，欣賞着“餘慶”堂裡的牌匾、楹聯，相信也頗能感受到當年鄭氏家族的風光。

## 二

有別於鄭家大屋的大宅氣派，在小城的市中心有一間廟宇以其小巧別緻尤顯獨特。然而，也正是因為它的小巧，人們往往容易忽略了它身上那些被工匠藏在方寸間的巧思。它就是聳立在大三巴牌坊旁的哪吒廟（圖3）。

哪吒信仰在澳門的傳播與當時的華人居民祈求神明保佑兒童、祛除瘟疫的願望有關。坊間傳說，哪吒三太子曾經在澳門瘟疫流行時顯靈，幫助民眾祛除疫症，是保佑當地民眾的守護神。<sup>3</sup>除了大三巴哪吒廟，在柿山的山腰上也有一座哪吒古廟，兩廟同處在一座小山的兩側。普遍認為，大三巴民眾在瘟疫流行期間曾想商請柿山的哪吒神像到大三巴附近“建廟奉祀”，但遭反對，屢洽不果，於是自行建廟”<sup>4</sup>。

大三巴哪吒廟位處大三巴牌坊的後右側（圖4），創建於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改建於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後又在1995年和2000年先後進行了兩次維修。此廟建築在舊城牆一側，背後緊靠聖保祿教堂側牆，



圖 3. 大三巴哪吒廟（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圖 4. 大三巴哪吒廟位於大三巴右後側（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是一座小巧的兩進式建築，與一旁宏偉的大三巴牌坊形成鮮明的對比。踏進大三巴哪吒廟的門廳，那是一歇山式的建築，門廳與正殿緊密相連，中間沒有天井——這在傳統中式廟宇中甚為罕見。雖然沒有天井，但它飛檐挑樑，部分屋頂重疊在正殿的屋頂上，既遮陽擋雨，又可作過渡之用；門廳的四周，三邊無牆而用黑色木柵環繞，通風、採光的效果俱佳，堪稱有此一而無雙。廟宇正殿的四周牆體以青磚砌成，主殿的屋頂為傳統的硬山式，只有山牆上有些許草尾裝飾，整體風格簡約。

大三巴哪吒廟是澳門眾多中式廟宇建築中的“嬌小麟兒”，看似內斂樸實，其實極為精

## 澳門藝術



圖 5. 崗頂劇院（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圖 6. 崗頂劇院局部（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緻。匠人之聰慧，造就了今日澳門古舊建築中的一道亮麗風景線：青磚成牆，黛木為門。其門廳部分圍以木柱，似院而非院，似廳亦非廳。這樣的門戶，這樣的構建，捨其又有誰？捨澳門又有何處可見？

### 三

葡萄牙人在澳門建起了教堂、住宅等建築物之後，西風日盛。如今的澳門仍有不少充滿異國情調的建築，例如，遊人若沿着市中心的龍嵩正街蜿蜒而上，就能見到聖奧斯定教堂旁的崗頂劇院（又稱伯多祿五世劇院，Teatro Dom Pedro V）。



圖 7. 崗頂劇院內的迎賓大廳（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崗頂劇院（圖 5）是中國第一座西式劇院，可供戲劇及音樂會、社群活動之用。這座很有亮點的西式新古典主義建築物身上，揉合了不少中式傳統建築的元素（圖 6）。它的整體建築長 41.5 米，寬 22 米，建於清咸豐十年（1860 年），後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 年）又作改造，加建了柱廊、拱廊及具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入口立面。其屋頂是中式的斜坡屋頂，又覆以中式紅瓦，從空中俯瞰，既有特色又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在中式屋簷之下的門廊頂部，則是以西式的三角形山花收結。崗頂劇院的正立面是一面寬 15.7 米的門廊，山花以下有四組愛奧尼式裝飾倚柱，這八條簡約的倚柱共同形成了三個寬約 3 米的券洞，讓崗頂劇院的正面大門顯得雄偉挺拔。劇院的側面，有九扇寬 2.45 米的羅馬式圓拱大窗，綠牆白柱襯以墨綠色的門窗，呈現了建築物的渾厚氣度。當遊人從正門踏入



圖 8. 崗頂劇院內的觀眾席位置（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寬大的迎賓大廳（圖 7），廳堂四周飾有寬大的玻璃大鏡，地面鋪以錚亮的木質地板，天花垂下四盞維多利亞風格的巨型水晶吊燈，令人不禁遐想起當年商賈雲集，眾多賓客在此翩翩起舞的熱鬧社交場景。人們穿過鏡廳進入劇場，就能看見十條立柱成圓弧形排列，支撐着那月牙形的二樓觀眾席。劇院上下兩層共有 276 個座位，四周的牆面與立柱上，都陳設了許多精美的西洋諸國的藝術精品，令人歎為觀止（圖 8）。時至今日，崗頂劇院這座典型的中西風格揉合的西式劇場建築，依然是海內外遊客和建築業界人士的熱門“打卡之地”，是澳門這塊彈丸之地的眾多誘人的去處之一。

小城裡的一幢幢古老建築，並不是單純供時人作息操事而已。在歷史的長河中，那些古老的建築物就像一個記憶符號，是留給後人有關當時社會經濟環境和文化背景的記錄。其內在的文化內涵與時代痕跡是無法被抹去的，也並非新的建築所能替代的。每一幢歷史建築，就像是一冊立體的歷史書，每當我們邁步“翻閱”時，都能感受到一股挾帶着大量信息的昔日氣息，撲面而來。

當遊人從崗頂劇院出來，穿過夜呷斜巷，就能到達一條讓許多澳門人津津樂道的老街——

## 澳門藝術

福隆新街。這裡曾經是青樓、煙館、茶樓林立的煙花之地，是著名的“銷金窩”，如今則以“美食之街”遠近聞名。伊人已去，此地只留下了充滿特色的、或綠或紅的窗櫺和趟櫳門，點綴着那些斑駁的白牆。

走在福隆新街上，遊人若抬頭細細觀察，一定會對精緻的窗櫺大加讚賞。儘管它們歷經歲月侵蝕，卻無礙我們品味當年工匠製作工藝的精細。三交六椀菱花窗櫺，是清代甚為高檔的窗架制式，三根櫺相交，可以組合成圓形、菱形、三角形等多種圖案。這樣的窗櫺在北京故宮比比皆是，澳門的福隆新街竟然也是滿滿一街全是如此製作。門與窗，乃如人之臉面。觀人，未知內心，先觀其相；觀屋，先睹門窗，大氣與否，就此一窺。得益於政府歷年的保護和修繕，我們今日方可以繼續親睹這些建築文物的精彩，遐想當年的煙花繁榮景象：伊人香唇窗台，酥手揚帕誘人。

### 四

在波光粼粼、綠榕環繞的南灣湖畔，有一幢充滿葡萄牙風情的建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原總督府舊址）。這幢建築原是始建於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葡萄牙子爵<sup>5</sup>住宅，樓高兩層，頂部是平台式屋頂，其左右二翼外伸，中間內收，總體呈現對稱狀，在二樓設有通貫全層的迴廊。其花崗岩的腳線和同樣材質的文藝復興簡約風格的立柱，給人一種莊重平和的感覺；建築的外立面以粉紅色的牆面配上雪白色的窗框，又呈現出一種南歐浪漫主義色彩；玻璃窗的外面裝有葡式的木質百葉窗，則顯得典雅而古樸。二樓的矩形窗戶與市政署大樓一樣，飾有文藝復興簡約風格的三角形窗楣，而一樓的窗戶則是淺凸窗楣。此外，建築的後院部分，是葡萄牙式的園林景觀，但屋內的家具擺設卻是極具中國風的酸枝雲石和古瓷器皿。

同樣是葡式建築，氹仔的路氹歷史館（原海島市政廳）則又是另外一種風情。

路氹歷史館位於氹仔告利雅施利華街，面積約640平方米，始建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是一座新古典主義形式的建築。該館樓高二層，頂部為平台式屋頂，以中央大門入口為軸心，呈左右對稱設計。它的外立面是以淺綠的牆面配上白色的窗戶，窗框外再加上葡式的墨綠色百葉窗，二樓的窗戶更配有圓拱形的窗楣。因應其所處的街道狹窄，大門主入口向內凹入，門前設寬大的花崗岩石台階步道。遊人沿台階拾級而上進入室內，門廳左右兩側為原海島市政廳辦事用房，整體地面鋪木質地板。為隔開海島潮濕的地下水，地面層以下還有地下室作間隔。該館在2004年進行改建工程時，在地下室發現了一些人為堆砌的街道石鋪面、地基界石，以及石砌水利設施等遺跡，遺跡年代估計介乎1851年至1920年之間，部分考古遺跡現已作為氹仔首次考古現場對參觀者陳列開放。<sup>6</sup>遊人沿軸線中央的木樓梯而上，可以看到二樓前方設有一個內凹的陽台，旁邊還保留了海島市政廳時期的會議廳，再現舊時“衙門”之場景。

### 五

遊人來到氹仔，往往不會忽略路環。氹仔和路環原來是澳門半島以南的兩個小島，路氹之間最早依賴船隻相渡連接，後來又築起一條海堤，可供人駕車而行。後來隨着填海造地和經濟迅速發展，路氹之間如今成了金碧輝煌的“路氹新城”，且由一條“金光大道”貫穿其中。儘管如此，路環這片土地，仍然呈現了它優雅的天然之美和中西建築的和諧共處。例如在路環城區中心就有一座典雅莊重的聖方濟各聖堂，給人的印象最為深刻。

1903年，一位天主教修女興建了路環島上第一所供鄉民讀書的學校和附屬的簡陋小教堂。直到1928年，教區在原來的舊教堂基址上修建了聖方濟各教堂。這座教堂位於路環島計旦奴街的望海街邊，教堂的外牆是鵝黃色的，窗櫺和大門被染上了湖藍色，並間以白色轉角柱線。大門兩邊有圓形窗，頂部飾有呈微弧形



圖 9-a. 高可寧大宅（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三角狀的窗楣，大門的上方也有同樣形狀的門楣。兩個拱形窗的上方也有同樣造型的窗楣，但在窗戶的下方卻多添了一條半圓的卷草紋，恍如美人臉上的一條眼影線，甚是媚人。教堂頂部的山花下是一座小小的鐘樓，甚為特別的是鐘樓下方塑有“天主堂”三個大字。教堂前的小廣場用黑白街石砌出了波浪紋，廣場兩側則是與教堂同色調的長廊。此長廊雖然是在1995年左右新建的，但它拱門形的柱廊與教堂十分相襯，已成為教堂前地的標誌性景觀。此形此色，分外妖嬈，大有信步在里斯本街頭的感覺。此地也被一眾遊人視為攝影佳處、“打卡旺地”，讓人樂而不思蜀。

雖然聖方濟各教堂面積不大，但當年是路環島最新式的，也是唯一的一座天主教聖堂。

這座聖堂內部也大有乾坤，其內牆和聖壇的飾物都別具特色，聖堂的收藏也十分豐富。例如教堂展示的一幅油畫，上面畫的是西方聖母像，卻和中國的觀音或天后的女神形象十分相似；此外，堂內還曾藏有一銀質骨箱，收藏了聖方濟各·沙勿略（S. Francis Xavier）的手骸聖髑，吸引眾多聖徒前來朝拜。時至百年後的今天，小巧玲瓏的聖方濟各教堂，仍散發出蒙娜麗沙般的神秘，魅力未減當年，令眾多的獵奇旅者和“打卡一族”趨之若鶩，欲罷不能。

## 六

在澳門三島的地面上，還有許多印證了澳門百年發展史的建築，它們靜靜地聳立在繁華鬧市之中，等待我們去聆聽和探索它們的故事。



## 澳門藝術



圖 9-b. 高可寧大宅局部（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圖 9-c. 高可寧大宅局部（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例如遊人由白馬行轉入車水馬龍的水坑尾大街，可以看到一幢有着新古典主義外立面的淺色大宅，那就是已故的“一代賭王”高可寧<sup>7</sup>的住宅（圖 9）。

1916 年，高可寧購得該處一幢土生葡人的舊宅，在拆卸舊宅後，他就委託一位香港的英籍建築師設計和建造新宅。大宅樓高三層，主立面建有陽台。外牆的每條立柱頂部都飾有華麗的浮雕花紋。二樓陽台的內側牆頂飾有西式造型的花草。它的頂層是平頂式的，左右兩側狀似教堂的鐘樓，中間部分內凹，設有一個半圓形陽台，頂部以三角形山花收口，從正面望去是典型的一幢西式建築。在西洋新古典主義式的外表下，它的內部空間卻是典型的嶺南建築佈局：經趟攏門進到寬大的待客前廳、天

井，各個廳、房依照中式建築圍繞天井而設置的空間佈局。大宅內的玻璃都是當年的主人花重金由北京訂造，上面繪有各色各樣的花鳥、神話圖案，上下掛木屏風上雕刻的是福祿壽喜字樣和寓意吉祥如意的花草雀鳥，還有木質花式窗櫺、當時時髦的金屬飾件等一應俱全，甚至屋內的家具及建築所用木材，也是主人用重金自海外購得，這樣的陳設佈置在當時來說，真是極度奢華。高可寧大宅的副樓與主樓之間有一小巷相通連，在嶺南建築中，這種兩幢樓之間的窄巷，被稱為“水巷”或“火巷”，其實還有一個十分好聽的叫法——“青雲巷”，取自“平步青雲”之意。這小巷既方便僕人出入，又具有防火、清運垃圾、採光、排水等功能。

細細看來，高可寧大宅是一幢保存完好的、

極具當時文化特色和高度華洋結合的豪華大宅。如今，像這些保存了中西建築文化精髓的建築物在都市現代化的變更中，急切地等待着我們去閱讀、去探尋、去發掘、去保護！

## 結語

路環黑沙遺址的數次考古發現證實，早在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此地已有先民的生活足跡。再加上在其他地點陸續發掘出的“五銖”銅錢、宋元明清陶瓷器具等物品，足以證明澳門自先秦以降，就有先民在這裡生活，並且說明了澳門與祖國內地的歷史文化一脈相承。<sup>8</sup>有人跡往往就有居所，從現存的明清建築物來看，當時的澳門華人民居皆以嶺南風格為主：其特色是既要追求意境，又融合環境；既要廳、亭、廊齊全，又講求精巧新意；樣式既保留傳統古制，又融匯中西先進。因此出現了高聳的穿風趟櫳門與透亮的滿州窗戶同處，傳統的灰塑木雕與鋼筋水泥並存，實用之外也甚是亮麗。另一方面，自葡萄牙人租居澳門後，澳門因東印度航線的便利成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的貨物交易處，澳門的建築風格也漸漸吸收了來自歐洲與東南亞等地的風格與特色，形成了尊重民俗文化，且形式豐富多變的“澳門色彩”。相比其他地區，澳門的建築群尤其凸顯兼容並包的多樣性和藝術的觀賞性。那些美麗的中西建築，以它迷人的面龐引得無數人為其沉醉。

歲月變遷，時光流逝，這些老建築見證了澳門的滄桑變化。呼籲大眾保護這些老建築，其實就是為了保存澳門的精神文化及其中的中西結合元素。保護好澳門的老建築，等同是守住了澳門的根和魂。行走在澳門的街頭，可以說是一抬腿，就是一段歷史；一踢腳，就是一個故事。街巷細小路漫漫，我欲上下求索，尋其根與魂。

註釋：

1. 吳歷（1632—1718），本名啟歷，號漁山，又號墨井道人，清代畫家。中年後的吳歷來到澳門學習天主教文化，後來更任司鐸一職，返回江蘇、浙江一帶傳教。他在澳門時，為了記錄自己的生活，著有《三巴集》。
2. 鄭觀應（1842—1922），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又號居易、杞憂生，別號待鶴山人或羅浮待鶴山人。他在年輕時曾赴上海經商，後期又任電報局總辦、招商局總辦等職務。在清政府洋務運動中的這些經歷，令他思想開放前衛。他在1886年回澳門後，就潛心梳理自己的思想觀念，其後寫成著名的《盛世危言》一書。他在書中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針對政治、經濟、治軍、外交、文化等諸方面的改革方案，對當時的清政府影響甚大。
3. 胡國年：《澳門哪吒信仰》，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澳門基金會，2013年，第23—24頁。
4. 吳志良、楊允中：《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208頁。
5. 即塞爾卡爾子爵（Visconde do Cercal），又譯余加利子爵、施嘉爾子爵。
6. 《前海島市政大樓地下室石結構遺址》，載“澳門文化遺產”網站，參見：<https://www.culturalheritage.mo/cn/detail/2241/1>。
7. 高可寧（1878—1955），港澳實業家。他於少年時由廣東番禺來到澳門，輾轉省港澳三地艱苦營生。自1911年投得番攤賭館始，又承接鴉片專營事業。至1937年，高可寧又與傅姓商人合作投得澳門博彩專營權，專營二十餘年成為一代賭王。
8. 參見楊式挺：《從考古材料看澳門歷史文化與中國內地的關係》，《文化雜誌》（中文版）1998年第34期，第159—187頁。

